



The Secret Garden

秘密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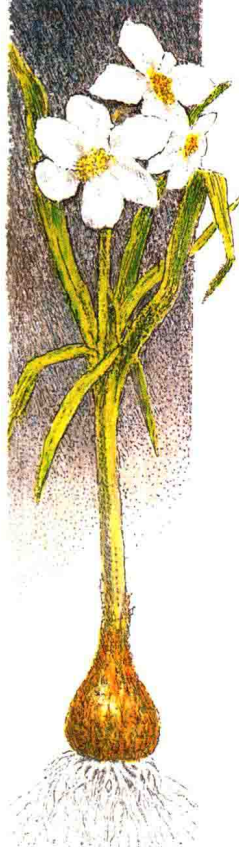
(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 / 著

(英) 英格·莫尔 / 绘

黄筱茵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秘密花园



〔美〕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 / 著

〔英〕英格·莫尔 / 绘

黄筱茵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花园 / (美) 伯内特著; (英) 莫尔绘; 黄筱茵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2 (2018.3重印)
(名著名绘: 典藏版)
ISBN 978-7-5502-4426-9

I. ①秘… II. ①伯… ②莫… ③黄…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088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4-7825号

THE SECRET GARDEN

Illustrations © 2007 Inga Moore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transmitted, broadcast or stored in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taping and recording,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lker Books Limited, London SE11 5HJ.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Beijing Cheerful Century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稿由财团法人国语日报社授权使用

秘密花园

(名著名绘典藏版)

[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英] 英格·莫尔/绘 黄筱茵/译

选题策划: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管文

特约编辑: 杨兆鑫 贾更坤

特约美编: 谭 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40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24 印张13.5

2015年2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5次印刷

ISBN 978-7-5502-4426-9

定价: 58.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10—52249888转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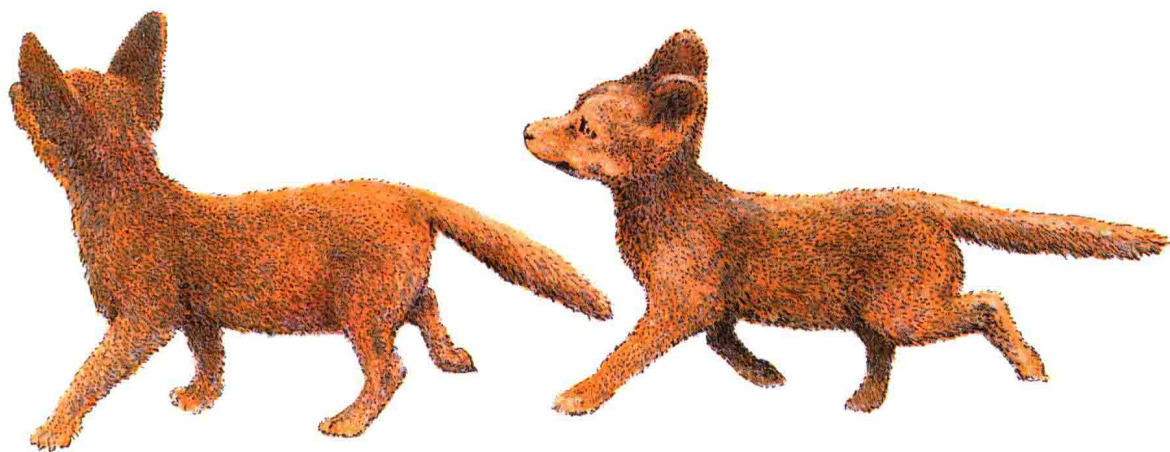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章 一个也不剩	1
第二章 臭脾气的玛丽小姐	8
第三章 穿越荒野	17
第四章 玛莎	23
第五章 走廊上的哭声	48
第六章 在屋子里探险	55
第七章 旧钥匙	63
第八章 指路的知更鸟	70
第九章 又大又寂寞的地方	79
第十章 动物男孩	93
第十一章 活跳跳的绿色生命	106
第十二章 我可以要一点儿土吗	116
第十三章 你是鬼吗	126
第十四章 小王爷	141
第十五章 筑巢	156
第十六章 我就是不要	170



第十七章	脾气风暴·····	178
第十八章	一定要把握时间·····	187
第十九章	春天来喽·····	195
第二十章	永远永远·····	207
第二十一章	老班·····	224
第二十二章	你可以的·····	236
第二十三章	魔法·····	242
第二十四章	尽情地笑吧·····	259
第二十五章	帘幕·····	272
第二十六章	你相信魔法吗·····	281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291



第一章

一个也不剩

玛丽·伦诺克斯被送去姑父的米歇尔斯卫特庄园时，每个人都觉得她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孩。事实上一点儿也没错。玛丽有一头薄薄的浅色头发，一张小小瘦瘦的脸，身体也小小瘦瘦的，还有一副乖张的表情。

其实玛丽的头发是黄色的，脸蛋儿也是黄的，她出生在印度，经常这里或那里不舒服。玛丽的父亲为英国政府工作，总是非常忙碌，还时常生病。她的母亲是个大美人儿，只关心哪里有宴会，喜欢和一群人欢闹玩乐。她从来就不想要小孩，玛丽一生下来就由一个印度奶妈照顾。她还让奶妈明白：如果不想惹夫人不高兴的话，就尽可能让小孩远离夫人的视线。

所以，当玛丽还是个多病、麻烦又不好看的小婴儿时，她就被撇在一旁。当她开始学步，但仍是个多病、烦躁的小东西时，她还是被撇在一边。除了印度奶妈和其他仆人的黝黑脸庞之外，玛丽不记得自己和谁亲近过。

伦诺克斯夫人如果被玛丽的哭声打扰就会发脾气，所以奶妈和仆人们总是顺着玛丽，让她为所欲为。六岁的玛丽，已经像一只全世界最霸道、最自私的小猪了。教导玛丽读书



写字的年轻女家庭教师非常不喜欢她，才待了三个月就离开了。之后接任的家庭教师，每一个待的时间都比第一任短。要不是玛丽自己真心想读书，她可能到现在连一个字母都学不会。

玛丽九岁的时候，一个热得吓人的早晨，她一觉醒来就没好气儿，看见床边的仆人不是奶妈，就更生气了。“你来做什么？”她对那个陌生仆人说，“我不要你在这里。叫我的奶妈来！”

仆人看起来很害怕，只能结结巴巴试着解释奶妈无法前来。当玛丽随着高涨的情绪，对她又打又踢时，仆人看起来更害怕了，只能反复地说：“奶妈不可能来看小姐了——”

那天早晨的空气里，似乎有着什么神秘的成分，没有一件事按平常那样进行。玛丽觉得好像有几个当地仆人失踪了，其他人则都偷偷摸摸的，或害怕地带着张死灰脸跑来跑去。没有半个人肯告诉玛丽发生了什么，奶妈也没来。整个早晨，玛丽被孤零零地抛在一旁，最后，她晃到外面的花园，一个人在回廊旁的树下玩。

玛丽假装自己正在建造一座花床，她把一大朵艳红的芙蓉花苞塞进一撮土里。她感到越来越气，喃喃念叨着看到奶妈莎蒂时，准备骂人的话，“猪！猪！公猪母猪的女儿！”叫当地人“猪”，对他们是最严重的侮辱了。

当玛丽咬牙切齿、一遍又一遍骂着时，她看见妈妈和另一个人来到回廊。一名肤色白皙的年轻男子跟妈妈用很低沉的奇怪声音交谈着。玛丽认得他，听说他刚从英国来，是个非常年轻的军官。玛丽盯着军官看，其实主要目光还是集中在妈妈身上。玛丽一有机会看见妈妈，总是这么做。因为这位门萨依布——比起其他称谓，玛丽一向这么称呼她——是这样高挑、

纤细又漂亮，总是穿着那么好看的衣裳。她的头发像卷曲的丝缎，她还长着一个看起来好像无法承受任何事情的精巧小鼻子，而且还有双硕大会笑的眼睛。门萨依布的衣服总是轻薄飘扬，玛丽说它们“全是蕾丝”。这个早上，蕾丝看起来比往常更多，可是门萨依布的眼里却没有一点儿笑意，它们又大又惊恐，哀求般地仰望着年轻军官白皙的脸庞。

“情况真的这么糟吗？哦，是吗？”玛丽听见门萨依布说。

“很惨，”年轻男子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很惨，伦诺克斯夫人。两个星期前你就该上山去的。”

门萨依布绞着她的手指。“哦，我知道我该那么做！”她大声喊着，“我只是留下来参加那个愚蠢的晚宴。我真是个笨蛋！”此时从仆人房中爆发出很大的哀号声，门萨依布紧抓住年轻军官的手臂。哀号声越演越烈，玛丽不禁从头到脚战栗起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伦诺克斯夫人喘着气问。

“有人死了。”年轻军官回答，“你没说疫情已经在你家里仆人间传染了呀？”

“我不知道呀！”伦诺克斯夫人大叫，“跟我来！跟我来！”她转身跑进屋子。

之后，骇人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跟玛丽解释了那天早晨的神秘气氛——霍乱以最致命的形式爆发了，人们像苍蝇般死去。奶妈是晚上发病的，仆人们在小屋里哀泣的原因就是她刚刚去世。隔了不到一天，又有三个仆人死了，其他仆人害怕得逃跑了。恐慌到处蔓延，每间平房里都有垂死的人。

第二天，在一片迷惘仓皇的情况下，玛丽一个人躲在游戏室里，被所有的人遗忘了。没有人想起她，没有人想要找她，她对所发生的怪事一无所知。玛丽在哭泣中睡醒，她只知道有人生病，她也听见神秘又恐怖的号叫。她曾偷偷溜进餐厅，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吃了一半的餐点还摆在桌上，椅子和盘子都像是被匆匆推回的模样，似乎用餐的人因为突发状况而离开了。

玛丽吃了一点儿水果和饼干，因为口渴，又喝了一杯餐桌上几乎斟满的酒。酒甜甜的，玛丽并不清楚酒力有多强，很快地，酒让她昏昏欲睡。玛丽回到游戏室，再度把自己关起来，她害怕听见从仆人小屋里传来的喊叫声和匆匆的脚步声。酒让玛丽觉得很困，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她躺在床上，睡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不管是哀号还是发生的其他许多事都没有打扰到玛丽的沉睡。

当玛丽醒来，她继续躺在床上瞪着墙壁看，整个屋子静悄悄的。玛丽觉得这屋子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既没有嘈杂的人声，也没有脚步声。她想是不是大家都从霍乱中康复了，一切麻烦都结束了？她也不知道奶妈死了，现在谁来照顾她？她会有个新的印度奶妈吗？新奶妈或许知道一些新故事？玛丽对那些旧故事已经厌烦了，她没有因为奶妈的死而哭泣。她从来不是个情感充沛的孩子，也没有真正在乎过谁。

随着霍乱而起的嘈杂声、疾走声和号叫声吓坏了玛丽，她很愤怒，因为好像没有一个人记得她还活着。人们都太惊恐了，没人有时间想起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女孩。当人得了霍乱，大概除了自己，什么也记不得了。可是当人们痊愈，一定会有某个人想起来——记得来找她。

可是没有人来找玛丽，而且当她躺着等待的时候，感觉整个屋子越来越安静。玛丽听见有东西在垫子上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她看见一条小蛇正在爬行，还用珠宝般的眼睛望着她。玛丽并不害怕，因为它是个无害的小东西，伤不了她，而且蛇似乎急着离开。她看着蛇从门缝溜出去，心想：“多么奇怪又安静呀！听起来，屋子里除了我和这条蛇以外，好像没有人了。”



几乎是下一秒，玛丽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脚步声来到回廊，几个男人进到平房里，用低沉的嗓音交谈着。既没有人接待他们，也没有人出来跟他们说话，他们好像打开一扇扇门，察看房间。

“真令人伤感！”玛丽听见一个声音说，“那个女人好美好美！我想那个孩子想必也是——我听人家说这里有个孩子，虽然没人见过她。”

几分钟后，当他们打开门时，玛丽正站在游戏室中央。她看起来像个又丑又生气的小东西，而且皱着眉头，因为她饿了，还因被人忽略而觉得很丢脸。第一个进门的男人是个块头很大的军官，玛丽见过他跟爸爸说话。

男人看起来既疲倦又十分困惑，当他看见玛丽时，因为太惊讶——几乎是往后跳着叫了出来：“巴尼！这里有一个小孩！一个孤零零的小孩！在这样的地方！老天保佑！她是谁呀？”

“我是玛丽·伦诺克斯。”玛丽僵硬地站直，她认为这个男人把爸爸的房子说成“这样的地方”实在没礼貌，“我在大家得了霍乱的时候睡着了，刚刚才醒。为什么没有人来？”

“就是那个没有人见过的孩子！”男人惊呼着转向其他同伴，“她应该



是被遗忘了！”

“我为什么会被遗忘？”玛丽一边踱着步一边说，“为什么没人来？”

叫巴尼的年轻男子忧伤地望着她。玛丽甚至看见他眨了眨眼睛，仿佛想噙住眼泪。

“可怜的孩子！”他说，“这里没有任何人了。”

玛丽就是在这样奇怪又突然的方式下，发现自己既失去了爸爸，也没有了妈妈。他们已经死了，在夜里被送走的。仅剩的几名当地仆人也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期间没有半个人记得还有个小姐。这就是一切那么安静的原因。

玛丽说的是真的——除了她自己 and 那条窸窣作响的小蛇外，整座房子里一个人也不剩了。

第二章

臭脾气的玛丽小姐

玛丽向来是隔着一段距离看妈妈的，她觉得妈妈真漂亮。因为她对妈妈所知甚少，所以很难要求她爱着妈妈，或是当妈妈去世后想念妈妈。事实上，玛丽一点儿也不想念妈妈，因为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孩，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自己身上，一如往常。

如果玛丽的年纪再大一点儿，应该会因为被单独留在世上而感到焦虑。可是她的年纪还这么小，又总是被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她认为自己永远都会有人照顾。现在她心里想的是，自己会不会被送去好人家？对方会不会对她很客气？就像印度奶妈和其他仆人一样，让她为所欲为。

最初，玛丽被送到英国牧师家，她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待在那里，她也一点儿都不想留下来。英国牧师家很穷，有五个年纪相仿的小孩，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总是争吵不休，抢夺彼此的玩具。玛丽恨透了他们脏兮兮的平房，总是摆脸色给他们看，刚来一天，就没有人想跟她玩了。到了第二天，他们甚至给玛丽取了一个绰号，让她火冒三丈。

是贝索想到这个绰号的。贝索是个小男孩，有着鲁莽的蓝眼睛和朝天鼻，玛丽讨厌死他了。就像霍乱爆发那天一样，玛丽一个人在树下玩，正为一座花园打造花台和小径。贝索走过来，站在很近的地方看着她。他兴

味盎然地提出一个建议。

“你为什么不在那边放一堆石头，当一座假山呢？”贝索靠近她，指着他所说的位置，“就是那边中间的地方！”

“走开！”玛丽大叫，“我才不跟男孩子玩，走开！”

有一瞬间，贝索看起来很生气，之后他就开起玩笑来了。他平时总嘲笑他的姐姐和妹妹，这时他不断绕着玛丽跳舞，做鬼脸，唱歌和大笑。

玛丽，玛丽，臭脾气，
花园真能建起来？
银钟花、贝壳兰、金盏花，
全部排队嘀嘀嗒。

贝索反复唱着“玛丽，玛丽，臭脾气”的歌，其他小孩听见了，也一起哄堂大笑。玛丽越发火，他们就唱得越起劲。经过这次事件后，只要他们一看见玛丽，或彼此提起她，都会叫她“臭脾气的玛丽小姐”，他们跟她讲话时，也经常这么叫她。

“你快被送回老家了，”贝索对玛丽说，“就在这个周末。我们都好高兴。”

“我也高兴得不得了。”玛丽回答，“我的老家在哪里？”

“你不知道老家在哪儿？”贝索带着七岁小孩的轻视口吻，“当然是在英国喽。我奶奶也住在那里，姐姐梅宝去年才被送去奶奶家。但是你不会
被送去你奶奶家，因为你没有奶奶。你要被送去你姑父家。他叫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

“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玛丽生气地说。

“你当然不知道，”贝索回答，“你什么都不懂，女孩都是这样。我听到爸爸和妈妈谈他。他住在乡下一间很好、很大却很荒凉的老房子里，没有人愿意靠近他。因为他的脾气很坏，不让人靠近。就算他愿意，也没人想亲近他。他是个恐怖的驼背。”

“我才不相信你。”玛丽转过身去，把手指塞进耳朵里，一点儿也不想再听下去。

后来，玛丽一直想着这件事。那天晚上，当克劳福德太太告诉玛丽，几天后她就要搭船前往英国，被送去姑父——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的米歇尔斯卫特庄园时，玛丽看起来是那么铁石心肠，那么古怪冷漠，他们不知道该对她作何感想。他们试着对玛丽表达善意，克劳福德太太试着亲吻她，她却把头扭开，克劳福德先生拍拍玛丽的肩膀，她却把身子挺得又僵又直。

“她是个相貌平平的孩子。”克劳福德太太事后同情地说，“可她母亲是个美人儿，举止高雅，玛丽是我见过的孩子里，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们叫她‘臭脾气的玛丽小姐’，虽然是他们顽皮，却也有几分道理。”

“如果她母亲能够常去育婴室，让玛丽亲近她那漂亮的脸蛋儿和高雅的举止，玛丽或许能耳濡目染。真是悲哀啊，现在那可怜的美人儿已经离开人世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她有个孩子。”

“我相信她根本没正眼瞧过玛丽。”克劳福德太太叹气道，“玛丽的奶妈一死，就没有人想到这个小东西了。想想看，那些仆人四散逃走，竟然把她独自留在那间被遗弃的屋子里。麦格鲁上校说，当他打开门，发现玛丽一个人站在房间里时，差点儿吓得魂儿都飞了。”

刚好有个军官夫人要送她的孩子们去寄宿学校，玛丽就在军官夫人的护送下，远渡重洋到英国。军官夫人的心思全放在自己的儿女身上，所以很高兴在伦敦把玛丽交给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派来的女管家。

米歇尔斯卫特庄园的女管家叫梅德洛克太太，是个身材结实的妇人，脸颊红润，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她穿着一件深紫色连衣裙，丝质黑斗篷上装饰着乌亮的流苏，黑呢帽上还缀着几朵紫色丝绒花，头一摆动，花朵也跟着颤动。玛丽一点儿也不喜欢她，事实上，她很少喜欢谁，所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况且，梅德洛克太太显然也不把她放在眼里。

“我的老天爷！她真是个相貌平平的小东西！”梅德洛克太太说，“听说她妈妈是个大美人儿呢，显然她没有遗传到她妈妈的基因，您说不是吗，夫人？”

“或许会女大十八变，”军官夫人好意地说，“要是她的皮肤不那么黄，表情不那么僵硬的话——其实她的五官还是很好看的，孩子们长大后通常会改变很多。”

“那她可得改头换面才行！”梅德洛克太太回答，“米歇尔斯卫特庄园可是很难让孩子变好的——如果你问我的话。”

玛丽站在下榻的私人旅馆窗边和她们隔着一段距离，她们以为玛丽听不到。虽然玛丽望着经过的公交车、出租马车和行人，耳朵却听得一清二楚。她对姑父和他居住的地方非常好奇——那是什么样的地方？姑父究竟长什么样？驼背又是什么？她从来没见过。或许印度没有驼背吧。

自从玛丽失去奶妈，住进别人家后，她开始觉得寂寞，常生出一些不曾有过的奇怪想法。她开始思考，为什么当父母活着时，她好像从来也不

属于谁。其他小孩都属于他们的爸爸妈妈，可是她从来就不是“谁的小女孩”。她有仆人、食物和衣服，可是没有人关心她。玛丽没有意识到，这是因为她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孩。当然，她自己不知道。反倒是她时常看别人不顺眼，却不明白自己也惹人嫌。

梅德洛克太太是玛丽见过最不讨人喜欢的人，她那平凡无奇的脸上浓妆艳抹，还戴着一顶不出色的帽子。第二天，她们启程前往约克郡时，玛丽把头抬得高高的，一路穿过火车站走向车厢，试图尽量离梅德洛克太太远一点儿，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属于”梅德洛克太太。一想到别人可能会把她当成梅德洛克太太的女儿——她就恼火。

不过，梅德洛克太太压根儿没受玛丽的想法困扰。她是那种“不吃小孩子无理取闹那一套”的女人——如果有人问她，她肯定会这么回答。她其实根本不想来伦敦，因为她姐姐玛丽亚的女儿快结婚了。她在米歇尔斯卫特庄园有份高薪又舒适的管家工作，而保住饭碗的唯一办法，便是遵从克雷文先生的交代。她从来不敢开口问他任何问题。

“伦诺克斯上尉和太太死于霍乱，”克雷文先生以简短、冷漠的口吻说，“伦诺克斯上尉是我太太的兄长，我是他女儿的监护人。那个孩子会被送来这里。你亲自跑一趟伦敦，接她来。”于是梅德洛克太太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启程到伦敦来。

玛丽坐在车厢的角落，看起来毫不起眼，又愁容满面。她没有可以阅读、可以注视的东西，戴着黑色手套的瘦小双手，交叠在膝盖上。她身上的黑色连衣裙，

